



旧事

## 故乡的井

易忠伟

昨晚,梦见自己仍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奶奶叫我去挑水,我竟只有十来岁的样子,晃着圆木桶出发了……

井,就在马路那边的山窝里,来回也就三五分钟的事,竟在记忆里存了几十年。这口井是祖父带人挖的,他当年在生产队里当队长,又略懂些风水,早已看妥山窝的这个位置。为了解决百余人的生活用水问题,一日,他带人在此挖下数尺,即见泉水涌出,随后将其拓至1米宽、4米长、3米深,井壁并用青砖砌牢,再用一长条硬石架于井上,有如“日”字形。

祖父随后又带人在井边挖了口池塘,井的位置就处在长方形池塘右下角的扇形区域,周边没留一棵大树,以免树叶掉落并里影响水质。乡亲们就在井边这块扇形区域活动,洗衣洗菜用流出的水就倒在这个池塘里,池塘里的水满了,就会流向附近两丘不足半亩的小田,水量竟也够用。

那时洗衣服最多也就只有肥皂,池塘里的鲤鱼、鲫鱼丝毫受影响,每年年底,生产队都会把池塘干了再抓鱼、分鱼,也是让大家都为开心的一件事。而井里也会有几尾鱼,那是有意放进去的,多是红色的鲫鱼,没有人去抓。井水清澈见底,鱼儿在井里游来游去的,非常好看。只有到了淘井的时候,才会把它们请出来放到外面的池塘里。当然,会有青蛙不小心掉进去,但总有好心人用桶把它们捞出来,放到池塘里去。也总有一些鸟儿等人走开了,跳过来吃些菜叶或家禽内脏里的油花。牛儿耕田回来,主人会打一桶井水让它喝个痛快,也有不想回家的,索性迈入那口池塘里,翻来覆去地躺,兴奋地“咩咩”地叫。动物们越来越喜欢待在这里,似乎,这井水除了透亮甘甜,还有无穷的吸引力。尤其是夏天的夜里,蛙声虫鸣此起彼伏,空中常有萤火虫在飞舞,有如梦幻世界。

从我记事起,乡亲们似乎都乐意在此小聚,每天天还没亮,井边就开启了新的一天——毕竟水量有限,大家都想挑到头顶清亮的井水,去得晚了,既加深了打水的难度,井水也稍显浑浊。起得早的,相互之间嘿嘿笑着打招呼,心想这家伙也想要打这第一桶水,彼此心照不宣!于是,从早上开始,这井边就热闹起来。扁担、水桶,叮铃哐啷作响,说话声、笑声从山窝里飘荡开去。也因为总共才二十来个平方大小,挤不下太多人洗衣洗菜,大家常自觉地“候场”。每到天晴,女人们都很勤快,扁担一头用桶装着被褥蚊帐厚衣服,一头挂着一个大木盘,都来井边摆开架势清洗。可是嘴巴闲不下来呀,各种趣事、“情报”会在这里交汇、发酵、传播,小孩子不在场时,也些些无伤大雅的荤段子,爽朗的笑声肆意飞起。一直到晚饭后,井边的人才会越来越来,渐渐回归一天当中的宁静。

我是七岁起开始挑水的,因为个子不高,我用来挑水的扁担绳子不长,木桶也是最小号的。至今还能想起我当初挑水的样子:斜着肩膀,两手搭在扁担

上,弓着背,踉踉跄跄。还记得大人时的调侃:本来就担不起,还把两只手压在肩上!以至于此后每次挑水都会记住大人们教的正确姿势。偶尔,也会出现木桶底掉的情况,但通常不用担,乡亲们都会帮忙捞上来,再帮忙装好。这时木桶常会漏水,但心情绝对不会差,常会咯咯笑着挑回家,大半桶水就留在了路上,那断断续续的水迹好像音符,笑得剧烈时,水桶仿佛漏得更厉害。

井水,清冽甘甜。夏天放学时,常经过那口井,我会伸出手,把四指并拢,窝成个“汤勺”形状,一下下从井里舀起水来喝。但只要有人大人在,此举常不被允许,因为许多小伙伴总会忘记洗手,刚刚摸完泥巴,就敢到井里舀水喝。这时大人会咋咋呼呼地叫着,小孩则嘻嘻哈哈地跑开。我常常以为只有我,夏天里玩累了时,会拿起“竹筒管”到大水缸里舀起一筒井水就咕咕咚咚地牛饮,谁知大伙都一样。不过,大人们也会轻声地责备着:把“竹筒管”洗了!谁吃你的口水哩!

到了冬天,井口却往外冒着热气。乡亲们从地里摘的菜常会在这里洗完拿回家,即便是下雪天,这里的井水也不冻手,反而有种温温的感觉。奶奶总说,这口井位置绝佳,井水冬温夏凉,而且烧水时没有一丁点水垢。

三十年前,我去了另一个乡镇工作,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很少去挑水,因为家中的老人总想让我歇着,每天任我睡到日上三竿。不过,我看家中老人年纪大了,总抢着去挑水,井还是那口井,只不过那块扇形区域被水泥硬化得更平整、更结实,看起来更干净、更大气。再后来,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而在通自来水之前,父母、祖父母相继去世,老房子没能装上自来水,开始无限期地闲置起来。

现在工作在县城,平时也很少回老家,只有在每年的清明节、春节前后,会去山上祭奠一下父母、祖父母。井,就在必经的路边。返回时,我会在那里洗去鞋上的泥巴污渍,扇形区域的边缘有台阶往池塘延伸。洗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那口老井。井还是原来的样子,泉清见底,红鲤慢游,倒影里仍现出井壁斑驳、天光云影,一如从前时光。只不过,当年趴在井沿的那个少年已是鬓角带霜的中年,风吹水面,涟漪轻荡,令人唏嘘感伤。有时,也会遇上两三位乡亲,从地里摘完菜,到这里洗干净带回家,并非特意节约这两桶水,而是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见到我,先是一脸的诧异,后是由衷地感慨:我们都老了啊!每次离开,总忍不住回头,再看看那口冷清的老井,几只麻雀会在那块扇形区域跳来跳去,或在边沿长满青苔的地方找些吃食,也许,只有它们还是这里的常客吧。

去年年底,堂哥到县城买东西,给我带来了两条大鲤鱼,就产自井边的那口池塘。我有些庆幸,那口老井还在起着作用,虽然再难听见扁担水桶的撞击声、乡亲们的欢笑声,但至少,它那清冽甘甜的泉水还在缓缓地流淌,滋润着故乡的那块土地和生灵。

## 起风了

王亦然

背着书包正过马路的高中生穿的就是他原来学校的校服。高二那年,他穿着那身一样的校服走出校门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如果不辍学的话,这个时候的他大概已经坐在大学校园里了。

看着那群高中生走远,他又拧了一把油门,“突突突——”,还是“小毛驴”争气。

“砰!”他感觉到车子一个趔趄,心里有些慌,松了油门,左手仍旧把紧了龙头,右手攀住车架,用力一伸。还是迟了,“欺——”,最上面的几块地随着车的这一趔趄,都滑到了地上。

他靠边停车,拉了手刹,下车回到路中央,几块地碎碎在一摊。不远处一块小卵石躺在那,像大地冲他翻的一个白眼。

他把几块稍大点尚有切割作用的碎块捡起,放回车上。又从口袋里掏出纱线手套把那一大堆碎块扫拢,这才看到右手虎口处新鲜的血迹,车架的尖角在他手上豁开了一道一寸多长的口子。

他默默地扫着碎块,脱下身上做工装穿的当年的军训服,想把碎块兜起来扔到街边的垃圾箱。军训服垫在地上的一瞬,他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落在碎块上的白和马路上的灰里,各种车从他那一堆碎块旁自顾自地来去。

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拿军训服把碎块兜起来捧着,向垃圾箱走去。

株洲味

## 茶陵的姜

刘年贵

我的故乡茶陵,是传说中神农氏尝百草和长眠之所,亦是他发现并命名茶叶和生姜的地方。

传说他误食毒蘑菇,晕倒在一棵大树下。昏迷中呼吸了风中送来的特殊清香,顿时使他神志清醒了不少,他发现这香气系身旁一株剑形长叶植物所发出,于是拔出植物试着服用其茎块,身上余毒尽解。神农氏本姓“姜”,遂用此姓名此植物以感念活命之恩。由此,生姜走进了茶陵人们的生活,因茶陵所产生姜品质优良,闻名遐迩,跻身于“茶陵三宝”之行列。

中医认为生姜“味辛,性温,入肺经、脾经、胃经,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咳、解鱼蟹毒之功效。”而在茶陵人们看来,姜可药、可食,可充当零食,更可以泡茶。

六月间,地头姜娘(即指春天下入地里带芽的种姜,亦称“母姜”)长出若干嫩白且尖端带紫红色薄膜的嫩芽,我们称之为“仔姜”。“仔姜”辣度低水分足,且有一股甘甜味道,故而茶陵的夏天有一道特色菜肴“仔姜血鸭”。选取两斤左右当年生仔鸭,剥成大块后跟大量仔姜下油锅煸出香味时,加入切成麻将大小的茄子块(若是没有茄子亦可),继续翻炒至茄子变色,倒入适量清水(水以没过菜面为准),盖上锅盖等锅内水烧至半干时倒入鸭血——宰杀时接鸭血的碗内预先放入约二两高白白酒,为的是使鸭血保持液体状态——随即快速翻炒,然后投入切好的红辣椒段,撒上细盐、味精,继续翻炒至菜肴收汁便可盛出。这道菜肴色泽红润,甚是喜人。高度白酒和仔姜片经高温烹炒后形成类似于发酵苹果的醉人醉香,老远就能闻到,仔姜片吸收了鸭肉的汤汁,尝起来别有风味。而且仔姜片解表发汗,正好中和了鸭肉的寒性,再加上辣椒的辛辣开胃,往往大块快咽过后,浑身冒汗,好不快哉!

姜还是故乡人们的“常备药”。当有人伤风感冒,取上一坨生姜,拍碎放入大碗中,加上一两勺红糖,碗内注满沸水,盖住碗口闷上几分钟,趁热将姜糖水喝下,捂出一身汗,症状就会好转。

秋收回来的生姜,故乡人们选取大半削去外皮,洗净后撒上细盐腌制几个晚上,于阳光下晒干,这便是独具故乡特色的“茶陵盐姜”,在我的老家茶陵县八团乡梯塘村有流行的“盐姜茶”,当有亲朋好友来访,主人家往杯中放入一小撮茶叶、几块盐姜片,若是有条件的,还可以加上些许芝麻和炒黄豆(或者炒豌豆)……杯中注入开水,然后主客一边谈笑,一边悠闲地品茶,兴致正酣时拿起备好的金属小汤匙捞起杯底的姜片、芝麻、豆子细细地咀嚼,茶叶生津止渴,姜片发汗驱寒,芝麻润肺养胃健脾,炒豆子护肝益脑饱腹充饥,这个搭配简直绝了,往往几杯这样的热茶下肚,浑身热乎乎的,就是寒冬里出门被寒风侵袭也不觉冷。

茶陵人们还将生姜加工成包装的咸甜可口的红、黄色的口味姜块(丝)。这既是有茶陵特色的美食,又是防治晕车的“灵药”。当你从茶陵县城乘坐长途汽车,司机贴心地递上独立包装的一两小包“口味姜”,说是防治晕车的,我从未有过晕车,不知道是否真具此功效,但从侧面反映出“姜”在茶陵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每次离家,母亲总会为我备上一些茶陵盐姜。茶陵的姜,已然成为茶陵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深深地融入茶陵人们的生命和血液里,即便是到了天涯海角,这种眷恋永远不会改变……



现代诗

## 雨季(组诗)

谭剑南

### 春雷

第一声裂帛来自云层内部  
那些被寒冬折叠的褶皱正逐一绷直  
冻土在靴底发出细碎的爆裂声  
像多年未启的陶罐  
突然吐出封存的日子

树根在暗处解开绳结  
去年的枯叶正被新的脉络吸收  
蚯蚓翻卷着泥土的稿纸  
把沉默的标点改写成绿色的破折号  
苔藓趁机器擦亮青石板扉页  
让每道纹路都渗出血脉的走向

每道闪电都是祖先留下的批注  
酣睡的种子咬破手指  
将积压了三个季节的省略号  
长成直指天空的感叹号  
而溪水早已听懂暗号  
正带着融化的月光  
在山涧重排年轮的段落

当雨水穿透最后一层冰壳  
所有蛰伏的呼吸开始共振  
蜜蜂的日记被蚂蚁翻译成花香  
冬眠的昆虫在花瓣上校准生物钟  
就连石缝里的地衣也抬起触角  
接收来自云端的调频

此刻我们站在裂谷中央  
看新芽顶开春的封印  
听雷声拆解自己的骨节  
那些在泥土中沉睡的  
终将在春天的语法里苏醒  
而我们都是去年雪水  
在今春的回声

### 四月天

四月把调色盘摔碎在人间  
樱花踮脚吻别枝头  
泛青的褶皱里——连石头都长出  
毛茸茸的耳朵,偷听泥土下  
种子顶破壳的轻响

晾衣绳上的蓝布兜兜住南风  
墙根处,去年埋下的陈皮正在苏醒  
老人蹲下身,把陈年旧事  
摊在竹筛里晾晒,让阳光  
替时光重新标点

而我偏爱暮色漫过时  
泥土翻涌的腥甜——  
那是蚯蚓在重写大地的情书  
是去年枯败的藤蔓,正用卷须  
悄悄勾住新一年的光阴

所有夭折的梦都在拔节  
所有沉默的根须在发烫  
当第一颗露珠坠向花瓣的酒窝  
四月正把自己,酿成  
一首没有结尾的长诗

### 雨季

风穿过田野时  
你的名字正在我肋骨间  
发酵成酒  
天空低垂  
像去年秋天我们收割过所有黄昏

石磨在墙角裂开第十二道皱纹  
指纹在雨中发芽  
有人用井绳丈量信笺的深度  
而野玫瑰突然转向  
把影子钉在更南的南方

渡口漂来半截木梳  
黄昏正在缝合  
候鸟与芦苇的齿痕  
河流反复折叠自己  
直到每一滴水都成为你眼睛的棱镜

月亮溶化在月光中  
风干的乳香悬于空枝  
有人把信写在鹰的锁骨  
当时光从经筒剥落  
整座山峦开始逆向流淌

而我的窗台  
依然盛着半碗未凉的银河  
每粒种子都刻着  
通往你掌纹的站名  
在每一次季风转向时  
发出铜绿的鸣响

### 谷雨之约

每一滴雨,都是天空的信笺  
写满对大地的眷恋与期冀

我站在田野的中央  
看绿色的禾苗翻涌  
那是生命的潮汐  
涌动无尽的力量与勇气  
将粉红的雪

布谷鸟的啼鸣穿过雨幕  
像远古的钟声敲响希望  
桃花在雨中飘落  
化作春泥,滋养新一轮芬芳

我是雨中的一株草  
卑微却又充满生机  
在风里摇曳,在雨里欢歌  
与万物一同编织生命的绮梦

让我在这谷雨的润泽里  
忘却一切  
把灵魂交给土地  
倾听每一朵花的低语

我要在这蓬勃的时节  
写下属于自己的诗篇  
让文字如同雨后的春笋  
从心灵的土壤里破土而出

和着雨声,和着鸟鸣  
和着生命拔节的声音  
一起  
迎接夏的来临

